教育家李吉林的一生搬上银幕

电影《长大的儿童》南通首映

灯亮起来的时候，没有人急着走。

11月19日，南通更俗剧院座无虚席。电影《长大的儿童》在这里举行全国首映礼。95分钟正片放完，灯光亮起，台下不少人还低着头，悄悄抹眼泪。

银幕上讲的是南通家喻户晓的教育家李吉林。1956年，18岁的她走进南通师范第二附属小学（通师二附），成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；2019年7月18日，她离开人世。整整63年，她没有离开过讲台。从小学语文情境教学，到情境教育、情境课程，她把儿童的情感活动和认知活动拧成一股绳，一届又一届孩子在她的课堂上笑着长大。

现代快报/现代+记者 花宇

扫码看视频



电影《长大的儿童》海报 主办方供图

五年打磨，把“园丁”的一生搬上银幕

《长大的儿童》是“童声里的中国”继《向日葵中队》之后打造的“爱的系列”儿童电影第二部，也是该品牌发起创办20周年的献礼之作，由江苏省教育厅指导，南通市通州区委宣传部协拍，南通·通州“童声里的中国”少儿艺术创研活动基地联合摄制。从萌生创作念头到拍摄成片，用了整整五年。

全片在南通取景，两千余名师生共同参演。通州东社学校的青砖老校舍、崇川寺街的老街巷、李吉林生前工作过的通师二附，一一在银幕上亮相。

“这部影片没有传统影片那种强烈的戏剧冲突。”导演陈应歧说，要用一部电影的长度，讲一个跨越几十年、有成就、有理论建树的大教育家。李吉林在这片土地上坚守着、深耕着，她的故事也一路激励着主创团队。

为了演好李吉林，扮演者颜丹晨在南通的片场待了很久。“得扎进生活里去，真实地感受她、理解她，才能演好她。”颜丹晨说。

李吉林的故事，也是千万个普通教育工作者的缩影。片子里有师生相伴的温暖日常，有少年并肩的纯粹明亮，有迎难而上的成长蜕变，更有跨越时光、生生不息的教育初心。

小河旁、田埂上，她把语文课搬进了大自然

“长大的儿童”，是李吉林对自己的称呼。

1978年，语文课堂还是“单调、呆板、低效”的样子。李吉林深切感到，教育太偏重认知，忽略了情感与创造性的培养。她向学校提出，从一年级起，对小学语文教学的全过程进行实验研究。从此，她走上一条漫长而艰辛的改革创新之路。

她带着孩子走出教室，小河旁、田埂上、树丛里，都留下她和学生的身影。她让孩子亲近生活、亲近自然，在活泼善良的天性里学习和成长。“没有童心，当不好小学语文教师。”她曾经这样说。

这场实验没有停在语文课上。1990年，她把语文课里的做法挪到思想品德、数学、音体美。再往后，她把各科的共性收拢成五句话：以“美”为境界，以“思”为核心，以“情”为纽带，以“儿童活动”为途径，以“周围世界”为源泉。她给自己的评价却很轻：“我只是为中国素质教育的全面发展蹚出了一条小路。”

“长大后，我就成了你”

影片里有一个叫金曦的女孩。她怯生生地站在课堂上，被李老师轻轻点了名，人生就此转向。这不是虚构：四十多年前的那个小女孩就坐在首映现场。

她叫唐颖颖，是李吉林第一届情境教学实验班的学生。毕业后，她回到通师二附，成了李吉林的徒弟，接过老师手中的接力棒，继续带着孩子们在情境教育的路上往前走。

“影片中有这样一个桥段：金曦老师第一次站上讲台，李老师坐在背后望着她。”唐颖颖说，“她看到的是小时候的金曦，我看到的是李老师期待的目光。”“生活里，李老师就是用这种目光看着孩子，也用这种目光看着每一位青年教师。”如今，唐颖颖已是江苏省特级教师，多次在全国和省级教学竞赛中获奖。“我也想带着学校的青年教师，把这份精神传下去。”

63年里，李吉林在校内带出13名徒弟：4人当了校长，3人成长为特级教师，3人在全国阅读教学比赛中拿下一、二等奖。

首映之后，《长大的儿童》将登陆院线全国公映，同步启动校园巡映、主题研讨、观后感征集等系列活动，在全社会厚植尊师重教、关爱少年儿童成长的良好风尚。

只要龙光塔在，无锡人的“考试运”就在

去看塔 THE TOWER IN VIEW
共读共创计划

9月29日，由江苏省委宣传部主办，现代快报承办的“去看塔”共读共创计划正式启动，省文旅厅同步推出“跟着名塔游江苏”文旅主题活动。适逢中小学秋假，无锡惠山古镇热度拉满，11月15日单日入园近10万人次，堪比“国庆黄金周”。锡山之巅的龙光塔，便是大批亲子家庭奔赴惠山古镇的重要一站。

“小时候，我们春、秋游就来这儿！考试前来这里，是无锡人的习惯，信不信另说，但总要来一趟！”17日下午，龙光塔下，无锡市民钱先生带着女儿一边爬山，一边讲着塔与无锡状元的传奇。他直言，龙光塔是无锡人心中的“文风塔”，直至今日，无锡人始终相信：只要龙光塔在，无锡人的“考试运”就在。

现代快报/现代+记者 李梦雅 陈敏 尤力庭



扫码看视频　适逢中小学秋假，惠山古镇景区游人如织　岳安邦 摄

龙光塔建起，无锡的“状元”多了

龙光塔的缘起，是无锡人民的一场漫长的文运期盼。早在南宋嘉定十六年（1223），蒋重珍蟾宫折桂，成为无锡历史上第一位状元。在此之后，整整三百余年，无锡再无状元登科。

明正德年间，昆山名臣顾鼎臣游历锡惠山水，留下广为流传的一种说法：惠山为龙身，锡山为龙头，无锡久不出状元，症结在于龙头无角。这一说法迅速得到无锡乡绅的认同。嘉靖元年（1522），乡贤顾懋章、顾可学父子捐资，在锡山之巅建起一座实心石塔，为龙头补上这只“缺失的角”，祈愿文风勃兴、科举得才。

可文运的期许并未如期而至。嘉靖二十三年（1544），无锡才子吴情殿试原本被列为状元，却因名字谐音“无情”，引得嘉靖帝不悦，降为探花。民间由此生出新的解读：实心之塔闭塞不通，难以聚纳文气，唯有中空可登的楼阁塔，方能蓄养文脉。

于是，改建古塔的呼声渐起。明万历二年（1574），七层八角楼阁式空心砖塔落成，塔内设盘旋楼梯，层层开设拱洞，游人可拾级登临，眺望城郭。塔初成之时未有定名，直至万历四年（1576），常州知府施观民题额“龙光”，邀约明代书画名家王问书丹，刻碑嵌于塔三层外壁，这块碑刻留存至今。

历史的巧合，赋予这座“文风塔”最动人的注脚。就在万历二年（1574），无锡士子孙继皋金榜题名，高中状元。塔成、状元出，两相呼应，“龙光兴文”的说法就此扎根无锡人心底。自此之后，无锡科甲绵延，才俊不断，龙光塔稳稳成为无锡崇文重教的精神符号。

屡毁屡修，铜葫芦上写满乡贤守望

四百余年风雨，龙光塔始终和无锡城的命运紧紧相依，几番损毁，几番重修，文脉的托付从未中断。

清同治四年（1865），一场意外大火席卷古塔：游人持灯入塔捕雀，不慎引燃塔身，塔顶焚毁，龙光塔就此荒残多年。直到民国初年，地方僧人与乡绅联手发起募修，工程从1921年延续至1924年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次修缮最重要的成果，便是塔顶那只硕大的铜葫芦塔刹。这只由无锡老字号冶坊曹三房铸造的铜葫芦，外壁密密麻麻镌刻213位捐资者姓名，薛南溟、杨翰西、高映川等绅商名流与普通市民的名字并列其上，把一场全城护塔的善意永久铸进铜器之中。

1930年，荣德生再次捐资大修，奠定了如今大家所见的龙光塔主体骨架：赭红色塔身，总高31.29米，七层八角。直到1949年，游人不管是陆路进城，还是从运河入城，龙光塔都是无锡城最高、最醒目的地标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龙光塔在1957年被列入无锡市文物保护单位。2017年修缮计划启动，荣智健代表荣氏家族捐赠495万元提供支持，修缮于2019年5月21日竣工，特别增加了亮化，“春韵、夏凉、秋色、冬雪”四季光影，让夜幕下的龙光塔更亮丽多姿。

古塔无言，见证无锡文脉生生不息

时光流转，科举制度早已远去，龙光塔承载的内涵，却并未褪色。如今，再登锡山仰望龙光塔，人们不再执着于风水堪舆、状元谶语。但四百多年前，无锡读书人渴求文运、耕读向上的心，依旧在这座赭红砖塔上清晰可触。

每逢考试季，仍有不少人沿着山道登上锡山，远远眺望龙光塔，映照着景区开得如火如荼的绣球花，期许一份“考试好运，锦绣前程”。这份期许，不再局限于金榜题名，而是化为对读书向学、成才成长的美好祝愿。

从顾懋章父子的实心石塔，到施观民、王问主持修建的龙光砖塔；从民国乡贤捐资铸就铜葫芦，到荣氏后人接力修缮……其实，一代又一代无锡人守护的不仅是这座塔，更是一座城市崇文重教的底色。岁月流转，古塔无言，将继续见证无锡文脉生生不息，薪火绵延。